

# 鸠摩罗什与玄奘的翻译

——文学性与神学性\*

□ 盛文辉 王元建

(湖南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 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 作为我国佛经翻译史上最重要的两位译经大师, 鸠摩罗什和玄奘都具备极高的双语能力和佛学素养, 但两者所思考的翻译问题, 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和翻译原则以及两者的译文风格都有极大的差别, 从而形成了两种倾向: 文学性和神学性。关于此种倾向形成的原因, 应该说是由不同的译者个人意识决定的。

**[关键词]** 翻译思考; 翻译方法; 译文风格; 译者个人意识

**[中图分类号]** F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614-(2008)05-0052-04

鸠摩罗什与玄奘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最重要的两大译家。两人的翻译各具特色, 代表着我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最高水平。他们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少有的具有高水平梵汉双语能力的译者。罗什祖籍天竺(印度), 自己出生于龟兹, 对梵语和西域胡语的掌握自是十分的了得; 且在译经以前滞留中国凉州16年, 汉语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从他写的赠沙门法和诗<sup>[1]</sup>便可窥见一斑。而玄奘出生儒学世家, 他也“备通经典, 而爱古尚贤”, 汉语水平之高自是不必说, 他又有17年西行生活求学的经历, 梵文当然也能得心应手。这一点从道宣对他翻译佛典时的情形的描述中也可了解到, “出语成章, 笔人随写, 即可披玩”。佛学造诣和双语水平都极高的两位大师在翻译实践及翻译思想方面的差异却是十分明显的。罗什采用意译法, 在翻译过程中大肆删削, 重视译文的文学性; 而玄奘采用直译法, 在翻译过程中坚持全译, 重视译文充分传达佛意, 其翻译带有神学性。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翻译上的不同倾向呢? 笔者认为这是由译者个人的意识决定的。他们两者对佛学佛教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两人在翻译思想

及实践上的特色。本文拟从两位大师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方法以及译文特色三方面总结两人的翻译倾向: 罗什翻译的文学性倾向, 玄奘翻译的神学性倾向; 并且通过两人的持戒和信仰考察了两人对佛学佛教的态度。

## 一 翻译思考

论及翻译时, 罗什每与僧睿言: “天竺国俗, 甚重文制, 其宫商体韵, 以入弦为善。凡覲国王, 必有赞德见佛之仪, 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 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 失其藻蔚, 虽得大意, 殊隔文体, 有似嚼饭与人, 非徒失味, 乃令呕啜也。”<sup>[4]</sup>在这里罗什提出了译文如何表现原作的文体风格问题, 涉及到译文对原文文学性的表现方面。罗什从佛经文体出发, 认为译梵为汉时虽然在大意上可以不失, 但在文体上总是隔了一层, 其宫商体韵不但不能经过翻译传达, 连文藻也会失掉。因此他力图在译经文体上有所改进, 使其既通俗化, 又富有优美的文学色彩。

而玄奘则为翻译制作了“五不翻”的原则。这五种“不翻”即: 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

\* [收稿日期] 2008-08-12

[作者简介] 盛文辉(1979-), 女, 湖南长沙县人, 湖南省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

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透过其翻译原则可见玄奘多么重视对佛意的充分传达，他唯恐在译文中丢失了原文的意义，而且对于原文中神秘的部分也不愿将其直白化。这表明了他对原文传译充分性的重视和对佛典的尊崇。对他而言，译文的文采并没那么重要，所以他只有在其翻译的《因明正理门论》引起吕才文字上的误解而发生一场辩论之后才觉得有润文的必要。于是才请求唐高宗专门派左仆射于志宁、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黄门侍郎薛元操、中书侍郎李义府等对译文的“不安稳处，随事润色”。<sup>[6]</sup>

## 二 翻译方法

为使译文具有文学美的特征，对于像梵文和汉语这样两种差异如此之大的语言来说，唯有意译方能达到此目的。因此，鸠摩罗什采用了意译法。比如在译《妙法莲华经》之时，罗什看到竺法护所译“天见人，人见天”的句子便评价说“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当时僧睿应声答曰“将非‘天人交接，两得相见’乎？”罗什则大喜而曰：“实然！”<sup>[7]</sup>罗什便采用了他的译文。罗什的翻译“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sup>[8]</sup>”，“文虽左右，而旨不离中<sup>[9]</sup>”。

玄奘采用的是直译法。在梁启超看来，鸠摩罗什的译文代表着成熟的意译法而玄奘的则是成熟的直译。

另外，佛典原文与汉文在诗学上的一大差异表现在原典经文的繁复与汉语文学尚简。原典的颂文叮咛反复，不厌其烦。在长行之后往往还有重颂复述长行的内容。已经说过的事情，在说另一件事情的时候却又被重复。而且不乏卷帙浩繁的作品，洋洋洒洒几十万言。在对待原典的这一个问题上，罗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删繁就简。在译《大智度论》时，罗什大刀阔斧，“三分除二”之后，仅得一百卷。而此论之略本有

“十万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十二万言”，“若备译其文，将近千有余卷”<sup>[10]</sup>。译《中论》时，罗什选用了青目一家的注释，对于“其中乖缺繁重者”，罗什“皆裁而裨之”。<sup>[11]</sup>译《百论》时，罗什以为“后十品无益于此土，故阙而不传”，而实际上此论“凡二十品，品各有五偈”。<sup>[12]</sup>罗什在临终与众僧告别时尚言“谬充传译，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十诵律》)一部未及删繁”<sup>[13]</sup>，视之为憾事。

而玄奘却是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一问题。如翻译《大般若经》玄奘译为六百卷，没有删略。该经梵本一共有二十万颂。可谓卷帙浩繁。玄奘的学徒多次请求他删略而译。玄奘法师本打算按照他们的意思采用鸠摩罗什的处理方式，删繁就简。但是当夜就有恶梦。“即有极怖畏事。以相警诫。或见乘危履险。或见猛兽搏人。流汗战栗方得免脱”。醒来之后又惊又怕，只好跟他们说“还依广翻”。晚上，他又有梦。“乃见诸佛菩萨眉间放光照触己身心意怡适。法师又自见手执花灯供养诸佛。或升高座为众说法。多人围绕赞叹恭敬。或梦见有人奉己名果。”玄奘“觉而喜庆不敢更删”。因而他便照原本得数量译了。<sup>[14]</sup>可见玄奘出于对佛的敬畏，不敢删繁去重。他在翻译时似乎觉得佛在上头看着他。

## 三 译作风格

总的来说，罗什的译文简洁、流畅且富有语言美感，而玄奘的译文周详，稍嫌厚重。就罗什所译《维摩诘所说经》与其同本异译玄奘所译《说无垢称经》为例，当菩萨准备见维摩诘向他问疾之时，罗什的译文是：

於是眾中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咸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師利維摩詰共談。必說妙法。即時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皆欲隨從。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眾及諸天人恭敬圍繞入毘耶離大城。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即以神

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臥。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床<sup>[15]</sup>。

而玄奘的译文是：

是時眾中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無量百千釋梵護世諸天子等。為聞法故皆請隨往。時妙吉祥。與諸菩薩大弟子眾釋梵護世及諸天子。咸起恭敬頂禮世尊。前後圍繞出菴羅林詣廣嚴城。至無垢稱所欲問其疾。時無垢稱心作是念。今妙吉祥與諸大眾俱來問疾。我今應以己之神力空其室內。除去一切床座資具及諸侍者衛門人等。唯置一床現疾而臥。時無垢稱作是念已。應時即以大神通力。令其室空除諸所有。唯置一床現疾而臥。時妙吉祥與諸大眾俱入其舍。但見室空無諸資具門人侍者。唯無垢稱獨寢一床。<sup>[16]</sup>

从字数上看,表达相同的内容,罗什用了 135 个字而玄奘则用了 200 字。罗什的译文比玄奘的简洁、流畅是很明显的。就拿最后一句来说,罗什仅用“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床”就表达了玄奘“但見室空無諸資具門人侍者。唯無垢稱獨寢一床。”的内容,从上下文来看,罗什的省略是很合理的,读起来更有美感。

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在他们所译的其他经典上也存在,比如罗什译的《佛说阿弥陀经》与玄奘所译《称赞净土佛摄受经》相比,前者所用字数约为后者的 1/2。

#### 四 译者个人意识

翻译文化学派学者安得烈·勒菲弗尔视翻译为“改写 (rewriting)”,而且是最明显的一种改写。改写把翻译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文本形成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他认为,翻译必定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支配,必定不能真实地反映原文的面貌。因此,他指出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即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所谓意识形态,勒菲弗尔简要地定义为“控制我们行为的形式的、习惯性的以及信仰的框架”。<sup>[17]</sup>意识形态决

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文化万象(属于原作者的事物、概念、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sup>[18]</sup>。我们可以从翻译文化学派的改写论角度认识玄奘和罗什的翻译,以找出两者在翻译上有如此大的差别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他们持戒和信仰上考察罗什与玄奘的关于佛学佛教上的个人意识。

作为佛教出家人,是有很多戒律要遵守的。在守戒方面就突显了罗什与玄奘作为佛教徒的区别。玄奘一生持戒精严,而罗什却有两次破戒的经历。第一次是迫不得已的,不能算是他的过错。当时是在凉州,为吕光逼辱所至。《高僧传》载:“光既获什,测其智量。见年齿尚少,乃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什拒而不受,辞甚苦到。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固辞。’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而第二次就有了就有些顺水推舟的意思。《高僧传》载:“姚王常谓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后世,何可使法种无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自尔已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sup>[19]</sup>据史书记载罗什生有二子<sup>[20]</sup>。

另外,在佛教信仰上,玄奘笃信弥勒。常常表示愿往生弥勒净土。“所造功德皆愿往生。至正月九日脚踏伤胫因即寝疾。开目闭目见大莲华鲜白而至。又见伟相知生佛前。遂命僧嘉尚读所翻经论名目及造像写经施僧济乏然灯放生。具令读讫自怀欣悦。总召门人有缘并集。于是罄舍衣资。更令造像及转读斋嘏。又命塑工宋法智。于嘉寿殿竖菩提像骨。对寺僧门人辞诀并遣表讫。便默念弥勒。又令傍人称愿生颂。”后来弥留之际,弟子法光等问“和上决定得生弥勒内众不?”,玄奘的回答是“得生”,<sup>[21]</sup>由此可见他的信仰。似乎他拼命地译经也与此有关,毕竟译经是修功德的一种方式。据僧传及有关资料来看,罗什似乎没有类似的信仰。也许他关注的只是佛学义理,并无对佛陀的崇拜。并且,玄奘曾为巡礼佛国,违禁出国,历尽艰辛,几乎丧命。其对佛学的尊崇可见一斑。

从两者的持戒及信仰上看,玄奘明显带着对佛的迷信,因而佛在他的翻译中有着重大的影响;而在罗什,则没有对佛的敬畏,因而佛也就不能在他的意识里操控他的翻译。

通过对罗什与玄奘的翻译理论、翻译方法、对原文繁简的取舍以及译文风格进行了比较,可见罗什注重译文的文学性而玄奘的翻译注重充分传达佛意,其翻译活动带有神性色彩。而这种倾向又是由两人各自的个人意识所决定的。在个人意识上,罗什不象玄奘那样敬畏尊崇佛,因而佛在其翻译中不具备操控作用;对于一心想往生西方净土的玄奘而言,佛影响着他的翻译。

#### 注释

[1][8][9][10][11][13][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四,卷八,

卷八,卷十,卷十一,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95.

[2][3][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四,《大正藏》No. 2060.

[4][19][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2.

[5]周敦义.《翻译名义集》之《翻译名义序》,《大正藏》No. 2131

[6][7]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p65, p 41.

[12]吕澄认为此说有误。缺的不是后十品,似乎是前十品。见《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 1979 p94.

[14][唐]释慧立,释彦棕.《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十,《大正藏》No. 2053

[15][16]《大正藏》卷十四 No. 0745 No. 0746

[17][18]Ander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p16, p87

[20]《晋书》卷 95《艺术传·鸠摩罗什传》。另外,吉藏《百论疏》谓长安犹有其孙。《北山录》卷三曰:魏孝文诏求什后,既得而禄之。《魏书·释老志》载孝文太和二十一年诏于罗什故寺(即常住寺)建浮图,并访其子胤。

[21][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第八,《大正藏》No. 2154.

(上接 P51)实、幸运吉利、合法无恶意,所以它是西方文化中的崇尚色,如: a white soul 纯洁的心灵, a white spirit 正直的精神, white men 高尚、有教养的人, one of the white days of sb's life 某人生活中的吉日之一, white market 合法市场, a white lie 无害的谎言;等等。

### 九 禁忌语、体语

我国电影的“金鸡奖”,先译成 Golden Cock Prize,谁料到 cock 一词除“公鸡”外,还有“雄性器官”的意思,在英语里属于禁忌语,后改译为 Golden Rooster Prize。又如: Goat 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某厂曾出口一种商标被译成“Goats”的高档羊绒被,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因为西方的妙龄女子、家庭主妇是不愿意把“色鬼”铺上床的。

伸出食指和中指,中国人表示“二”,可美国人表示 V(胜利);我们用大拇指和食指表示“八”,可我们的“八”字造型在美国人的眼里却是“二”。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

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民族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交际文化差异,这直接影响了跨文化交际的效果。为了使跨文化交际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必须通过一些途径,如:广泛阅读西方英语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素养,拓宽西方文化视野,并随时将它与我们的母语进行对比;等等,使自己清楚什么语言和行为是被禁止的,逐步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 参考文献

[1]陆谷孙.英汉大词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2]顾江禾.东西方文化对比小议[J].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报,2001(04).

[3]华厚坤.试论跨文化语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3(06).

[4]吴锋针.中西习俗文化“冲突”[J].绥化师专学报,2003,(01).

[5]许果,梅林.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J].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06).

[6]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Merriam Webster Inc 1988.